

## 教育是慢的藝術

錢理群

“教育是慢的藝術”是生命化教育課題一個重要理念，它也是直接針對當下中國中小學教育與教育改革的弊端提出來的。在我看來，這裡有三個層面的內容。首先，這仍然關乎對教育本質的認識。張文質先生對此有詳盡與精闢的論述：“即使是知識的獲得，經常也是困難、艱苦、緩慢的過程；人的成長更是曲折，艱難，有自己的規律，一點也勉強不得。有時候我們簡直就是沒有辦法使一個人學得更多，學得更好，也沒有辦法讓他迅速形成所謂‘良好的’習慣，我們經常無法對自己的教育行為作出恰當的判斷，也無法洞悉一個成長中的兒童最需要的究竟是什麼，我們怎樣才能恰到好處地保護和幫助他。教育其實就是一種互相尋找、實現，彼此增進理解的過程。經常，我們要等待一個兒童的成長：他的智慧覺醒，力量的增強，某種人生信念與價值的確定；他需要你針對他這個具體的人而給予的幫助，及溫情的理解，真摯的同情，誠意的鼓勵，恰當的提醒。也許教師最重要的品質，就是耐心、敏感、克制、清醒的邊界意識。同時要有樂觀的態度，稱極恰當的行動能力（一種臨場智慧）”。——這也是一段讓我感動的文字。我從中感到的，是對教育甘苦的深切體驗和對教育本質的深刻認識。“互相尋找”與“對待成長”更是深知教育奧妙之言。而所提出的教師的品質，在我的感覺裡，甚至早已從當下中國教育辭典裡逐出了：我們是如此的急躁（缺乏耐心）、麻木（缺乏敏感），又這樣的容易忽而誇張放肆（不克制）、狂熱（不清醒），忽而陷入喪失信心的沮喪（樂觀精神的失落）、無所作為的消極（行動智慧的缺失）。所有這一切，集中到一點，即是教育精神的整體失落：這正是我們及需要反省的。

這就說到我們以什麼姿態與心態從事教育與教育改革的問題。張文質先生在談到生命教育裡的“關鍵詞”時，除了前文已經提到的“對待”與“耐心”外，還有“從容”、“寬容”，“期待”、“悠閒”、“優雅”等等。這些都是久違了的詞語與概念，更有違了是詞語背後的教育姿態與心態。如張文質先生所說，“我們的教育往往過於急切地盼望著出成效，成正果，能夠‘立竿見影’，缺乏期待和從容”；“我們缺乏一種悠閒的心態、缺少‘閒心’，我們早已被超負荷的日常教學工作弄得焦頭爛額（想想我們一個班有多少學生吧——張文質先生一再心痛疾首地談到我們的“大班教育”，讚揚俄羅斯教育改革從規定班級規模、學生在教室裡所佔有的空間空間入手，是有道理的），現在教育改革的形式主要又將無數的口號、標語，層出不窮的檢查、評比、總結材料，把我們死死纏住，我們已經沒有時間與餘力讀書，思考，關注學生，作教育應該做的事情。而教育的急功近利、粗糙、急迫的背後，仍然是教育本質的失落：人們不願承認，教育一個“慢活”、“細活”，是生命的潛移默化的過程，所謂“潤物細無聲”，教育的變化是極其緩慢、細微的，它需要生命的沈潛，需要“深耕細作式的關注與規範”；人們更忘記了，教育改革是不能搞一哄而上的運動的，“運動式的變革”只能摧毀教育。在這方面

我們已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，有過沈痛的教訓，但人們總是沒有記性。或許正因為如此，對教育的從容、悠閒、優雅姿態與心態的呼喚；就是呼喚擺脫長期桎梏我們的“非教育、反教育”的心態與行為方式，實實在在按照教育的規律辦教育，進行教育改革，這在當下是有一種迫切性的。

生命化教育裡，還有一個關鍵詞：“細節”。這也是我極感興趣的。這自然也有一個心態問題，所以有“心靈因細膩而偉大”的說法。但它更體現了一種教育理念：“要把對兒童的關愛在實踐過程中具體、細節化地體現出來。”人們常說“教育無小事”，也可以說，教育與教育改革的宏大，長遠的目標，是要通過一件件具體的細節化的小事來一步一步地實現的，張文質先生在好多文章裡，都引述朱熹的一句話，“做事情要寧淺勿深，寧小勿大，寧下勿上，寧近勿遠”，強調“要從我們能夠做到、能夠改變、能夠嘗試的地方做起”。這正是生命化教育的特點：它首先是一種理念，而且相當理想化，甚至具有某種烏托邦色彩——其實，教育就其本性而言，就是與烏托邦有著不解之緣的；但它同時又強調實踐、行動，講就可操作性，而實踐、操作就是講妥協的。這裡還有一個張文質先生經常強調的“邊界意識”，即既自覺於“我要追求什麼”，更清醒於在現實條件下，“我能做什麼”，我的限度在哪裡。因此，儘管心懷高遠目標，行事卻是很低調的，於是就有了相互激勵的四句話：要把教育當作一件事情來做；一個人一輩子只能做一件事；一件事也不一定做好；重要的是盡力去做，而且從具體的小事做起，做一件就是一件。而且還有這樣的自我警戒：“對教育的很多問題，有時候我們會感到很痛苦、憤怒，但不要偏執；有所期待，但不要狂熱。人很多時候就是在夾縫中生存，可能就只是帶著镣铐跳舞。”這思想與實踐的不同邏輯，也是我近一年一直在考慮的問題，兩者既有統一，又有矛盾，我們只能在這樣的張力中尋找與確立自己的立場。我後來提出“想大問題，做小事情”，就是我自己作出的一個選擇。張文質先生多次引述了我的這句話，我從中感受到心靈的相通，有一種相濡以沫的感覺：這感覺是美好的。

(本文節選自錢理群先生為《生命化教育責任與夢想》一節所做的序，題目為編者所加)  
引自《慢教育》第一輯 2007.9.